

中年独生子女问题谈

黄小寒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口决定论”是错误的,但人口因素却对社会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遗憾的是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充分重视。特别是在人口繁衍问题上,把人口不断迅速增长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致使人口生育陷入无政府状态,人口急剧膨胀,对我国吃饭、住宅、就业、教育、医疗、环境、资源等造成很大的压力,影响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昌盛。我国在人口问题上的认识失误和偏颇,可以说使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多已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前途、迫在眉睫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了建国以来处理人口问题的经验教训,针对我国人口问题的特殊性,把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把人均指标作为经济建设的奋斗目标,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人口意识,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将从根本上扭转中华民族近几十年来人口猛增的趋势,逐渐使人口增长缓慢下来,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十几年来,在执行人口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明显看到,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对于减缓人口所造成的各种压力极为有利的一面。但是,辩证法揭示,在注意一种倾向的同时,不要忽视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由于过去,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失去控制,今天又是采取“急煞车”的形式控制人口,因此,经过若干年,人口结构变化后,将不可避免地、大规模地出现“四二一”型家庭。在这类家庭中,中年独生子女唱主角,老年人占绝对优势,二代独生子女为重点保护对象。按照一般规律,当家庭构成中,某一部分人口比

例突然缩小或增大时,这部分人口所存在的问题就会突出起来。因此,“四二一”型家庭中的不同成员,势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其结果将对整个社会和经济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这里仅分析城市中年独生子女将面对的困境与压力。

中年独生子女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要工作”的状况中。

首先,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这种方式减轻了国家、社会的负担,而且多子女的情况下易于承受。但几十年之后,家庭类型走向“四二一”式,不管这种家庭的规模是大组合,还是小分解,中年独生子女都将肩负着不可推卸的沉重的养老责任。中年独生子女除了要解决部分老人的经济来源,更多的是精神慰藉,日常生活料理,就医看护等等。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不健全、无兄弟姐妹辅助的情况下,一对中年独生子女要肩负四个老人的养老责任,无论在时间上、精力上都有很多困难。若遇老人长期患病,住院或本人身体不好,就更难以想象。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二代独生子女间的智力培养与竞争更趋强化和激烈,作为独生子女特有的品行、能力方面的问题也会明显增多。中年独生子女要牺牲一定的时间、机会和精力教育下一代,抚小的责任越来越大。

第三,中年独生子女是社会生产的主力军,是各行各业工作的骨干,肩负承前启后的社会责任,正处于奋发有为的黄金时期,面对社会竞争加剧所形成的挑战,中年独生子女不得不在事业上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要工作”使得中年独生子女面临社会与家庭的矛盾难题。“上有老,下有小”,必然限制本身的工作、学习、社会活动和休息。工作效率、生活质量,甚至安全问题都受到影响。“自己要工作”,无疑又对家庭的投入相对减少,削弱对“老、小”的照顾,由此,中年独生子女在心灵深处不能不埋下“双重忧虑”,加上人到中年,健康状况也处于转折时期,多副担子压在身上,确感力不从心。

上述问题,在今天的中年独生子女身上已经体现得十分尖锐、突出了,但由于目前还不具有普遍性,所以还未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和强烈地反映。这些现存的问题,在将来大规模地进入“四二一”型家庭后,必然更充分更严峻地暴露出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肩负家庭各项功能的核心人物中年独生子女同时又是担当社会重任的主要角色时,家庭问题就会转化为巨大的社会问题,冲击社会的主要劳动生产力及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将来又要成为世界第一“四二一”家庭型大国。因此,在人口控制问题上,必须有一个全面的长远的观点,要将中年独生子女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问题纳入研究议题。

我国中年独生子女问题是与老龄问题和第二代独生子女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减轻成年独生子女的生活重负,部分地解除后顾之忧,解放成年劳动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解决与此相关的“老、小”负担困扰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全力发展经济,但是预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经济所能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新型人口结构的需要。就养老而言,必须坚持国家、社会、家庭相结合的方式,其着眼点绝不仅仅是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老人的日常生活料理,看病就医,伦理情感,精神乐趣等方面。

根据目前中年独生子女的体会,解决老人问题有四个关键方面。第一,随着人口转变和经济发展,小家庭生活方式成为基本趋向。在社会养老机构还不能完全提供适合于老人的服务时,应设法使“四二一”型家庭的各个子家庭居住“邻近化”,形成老小家庭之间合理的地域居住条件,减少地域隔离给老人带来的孤独寂寞,精神压抑心理及中年独生子女照顾老人往返路途造成的精力、体力耗费。

第二,由于中年独生子女白天要工作,夜晚又不可能完全与老人相伴,老人大部分时间必然处于“空巢”状态。因此,客观上,中年独生子女并不是老人的最佳照料者。养老的根本出路在于逐步扩大社会服务比重,使家庭养老的部分功能社会化。这包括开办托老所,逐步分批建立不同档次的老年公寓,发展住宅服务,为老人提供多方位的照料和帮助。这样既可减轻中年独生子女照料老人的压力,释去严重的心理重负,使他们集中精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又可使老人比较好地安度晚年。

第三,鼓励老人积极投身到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中去,发挥老人的精神和物质余能,使老人具有充实的感情寄托和积极的生活目的,这样既有利于老人个体,又有利于社会整体,也使中年独生子女心理踏实放心。

第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在老人问题上,要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继续发扬尊老、敬老、养老的民族优良传统,打破家庭界限,互相友爱,形成一家有事大家帮的社会风气,以弥补各个“四二一”家庭中独生子女“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

由于是“四二一”式家庭,除了老年问题外,中年独生子女在时间和精力的支配上,还要偏重二代独生子女,因此,必须进一步解决二代独生子女的养教问题。这里,一方面是适度发挥力所能及的老人对孙子女的“反哺”作用,进一步提高社会抚幼事业的质量。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对老师的责任心、事业心的培养和对学生的德智体的全面培养,使中年独生子女对二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少操心,使其放心。

我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及稳定和谐的全局性问题。我们既要坚持人口控制目标,解决人口迅猛增长的矛盾,排除近忧,又要预见控制人口增长后,人口结构失衡带来的远虑,不失时机地制定有效的对策措施,切莫待感受到某一问题的严重存在时,再着手治理。在人口问题上要有超前意识,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人口道路。

(责任编辑 王 冰)